

324203

刘学强 雨 纯

44.651

L X Q

深圳飞鸿



324203



C0190641

期 表

期



刘学凯 雨 纯

深圳飞鸿

花城出版社

篇首配诗 谭日超

图片拍摄 何煌友 陈 勋 林为农 展 农

顾小玲 刘学文 祁君武 邱富明

霍维新 丹 青

刘学强 雨 纯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5插图 110,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书号 10261·139 定价 0.68元

目 录

- 1 ● 蛇口走笔
- 23 ● 沙头角游目
- 31 ● 喜得广厦千万间
- 38 ● 快餐革命
- 42 ● 你早，文锦渡

- 47 ● 踏浪小梅沙
- 53 ● 西塱烧夜
- 59 ● 美不美，故乡水
- 65 ● 银湖马趣
- 69 ● 玉律温泉散笔
- 73 ● 大鹏明珠
- 78 ● 赤湾沉浮

- 82●深圳的香港人
- 90●深圳湾的一滴长江水
——记深圳的外地人
- 98●会开面包车的餐厅女经理
- 108●小河淌水
- 116●在深圳河这边
- 125●渔歌·酒醇·花袭人
- 132●会笑的珍珠
- 139●故乡情
- 147●游子梦
- 156●罗湖桥头的花鸽子
- 162●滨海夜月
——在侨裔中间
- 169●中国姑娘和美国鸽子
——在侨裔中间之二
- 175●绿野的呼唤
——在侨裔中间之三
- 181●后 记

这里不搞“铁饭碗”！

既然我们能打下江山，当然也能
高速度、高效率地建设我们的江山！

蛇口走笔

若非昨夜伶仃潮涨，哪会一下子涌来
这么多海市蜃楼般的屋宇，厂房？
啊！昔日螃蟹盘踞的地方，
今儿处处是钢铁铮鸣，电子闪光！

香港招商局内的密谈

一九七八年冬末。

海风卷动着香港启德机场的米字旗，曲掌形的雷达天线

在塔楼上不停地旋转着。一架银灰色的大型客机飞越重洋，缓缓地降落在跑道的终点。从机舱里走下一行人，他们是出国归来途经香港的中国交通代表团。



蛇口工业区全景

早在机场等候的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迎了上去，和代表团成员一起乘坐几部轿车，穿过九龙——香港的海底隧道，在一座大厦前停了下来。那里是招商局的办公大楼。

来不及弹下外国风尘，交通部代表团的交通部负责人就在办公室里听取了招商局的汇报，并认真研究着一件重大事情。末了，他站了起来，用手按着地图上标着深圳的地方，深沉地说：“好，你们的建议十分及时，要抓紧时间与广东省委研究。”

几天后，交通部和招商局的负责人同广东省委负责人经过了紧张的商谈和研究，立即联名签署了一个报告，上报国务院。

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得到审定批复：建设中国第一个加工出口区——深圳蛇口。

这一切，都来得这么快捷，这么鼓舞人心！

大胆的创举

香港。

纪念招商局起义卅周年的盛大宴会在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招商局副局长兼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老袁宣布：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位于深圳市辖区的蛇口，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开发为工业区。第一期开发面积是一千万平方英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招商局欢迎外国人士、华侨及港澳同胞与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合资经营企业，从事以外销为主的制造和加工生产……

这一突然的宣布，使满座雀跃。这并非某一个卖主的广告，也并非某一个经济集团的宣传，而是九亿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声音立即通过报社、电台，传遍了写字楼、工厂、商店、街道、家庭。港澳工商业界和外国财团，以极大兴趣关注着这一新闻，并不断在地图上查看这个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也就是宣布建立工业区后的第三天，招商局一条流线型游艇缓缓驶出了维多利亚港，直开深圳湾。艇上坐着一行人，正中的是老袁，在他身边的是香港两大财团的董事长以及其他客人。他们到蛇口实地观察洽谈来了。

游艇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飞驰着。它象一把利刀，划破了深圳湾上的海涛，溅起阵阵银白色的浪花。老袁再也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信步艇首，举目远眺蛇口，久久没有说话。他的心潮啊，已经和眼前的海浪融成一片，起伏着，翻腾着。他仿佛看到了招商局的庞大船队正在迎风远举……

是的，招商局创办至今，已经历了一百零七年了。当年草创之时，只是从英国人手中买回了一艘叫“伊顿”的小轮船。招商局近百年的命运，就象那只漂泊在茫茫雾海之中的小“伊顿”一样，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十三条轮船升起了五星红旗，宣布起义，返回人民共和国的怀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获悉后，亲自打电报嘉奖和勉励全体起义人员。从此，招商局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以崭新的姿态，努力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祖国的关怀和香港同胞、华侨的支持下，这支新生的船队才不断扩大，业务不断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招商局坚决执行了国家关于招商局“要以航运为中心，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解放思想，放手大干。一九七八年，招商局代理远洋吨位在香港航运业中占了首位，以航运为中心的多种经营获得了迅速发展。

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但这不能单靠向外国借贷，更应该以开辟一定的地区，用优惠的条件来引进外国及香港资金和技术。香港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加上东南亚及中东的局势不稳，以至大量外来资源流入香港，资金充裕。据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统计，全港一百零一家银行存款达七百四十一亿港元，放款额高达八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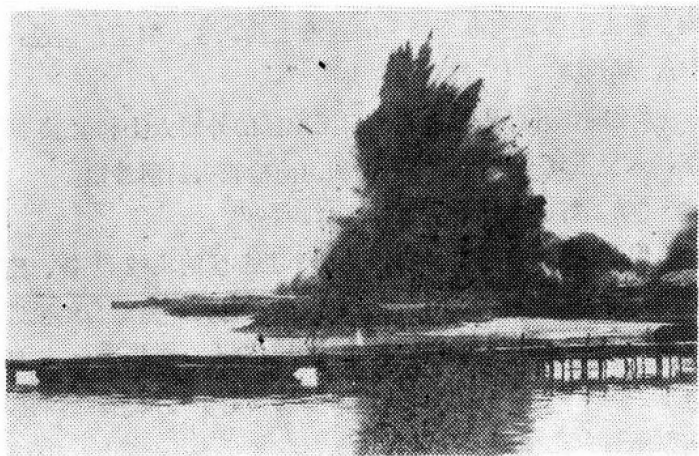
四亿多港元。那里工业用地有限，地价昂贵，劳力不足，给工业发展带来了压力和阻碍，商家们莫不急于谋求出路。因此，我们大可因势利导，在临近香港的内地开辟工业区，以较为廉价的地租和充裕的劳力吸引他们投资、设厂，赚取外汇和改进技术，这种“以长补短，互助互利”的特殊经济措施，何乐而不为？……

一片苏醒了的海滩

呜——一声汽笛鸣响，打断了老袁的思路。

“到啦，到啦！仅一个小时就到啦！”游艇上的各位不约而同地看了看手表，兴奋地喊道。

老袁用手理了理给海风吹乱了的头发，微笑着说：“诸位



移山填海大爆破

先生，这就是我们的蛇口工业区！”

呵，这是一片苏醒了的海滩。轰鸣震耳的机器声掩盖了阵阵潮响，冷漠的沙滩崛起了雄伟的码头，当日在滩前缓步的缩颈鹭鸢已给庞大的挖泥船驱赶得不知去向，滩前的荒岭野丘已夷为平地。挖泥机摇晃着粗犷的手臂，推土机伸张着巨大的铁掌，自动装卸汽车在忙碌穿梭，流着热汗的工人在吆喝着号子。宋朝名将文天祥曾在这里面对伶仃洋慷慨悲歌：“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如今，那战云飞渡，山河破碎的日子和“身世浮沉风打萍”的将军早已作古了。海风卷着沙石在飞扬，人们在汗雨中平地、移山、填海，进行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创举。这一切，对客人们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游艇停靠码头，身穿制服的海关和边防检查人员礼貌地走下艇去给客人们办理简易的入境手续。客人们满意地说：“好，够快捷。以后都是这样办吗？”

“是的，凡经水路进入蛇口工业区的外籍人士和港澳同胞，入境手续一律从简。”海关和边防检查人员回答说。

“哦，好，太好啦！不过，货物呢？”

“正如投资简介里说的，凡用于工业区的机械设备、建筑器材和生活必需品和以后工业区生产有关产品都是免税进出口的。”老袁向客人解释着，“至于利得税，自投资生产日起，三至五年内减免，从第四年或第七年起按企业的利润额缴纳百分之十。”

在和谐的交谈中，老袁陪同客人们乘车，一直驰向工地

指挥部。那里原是蚝民居住的几间小房子，现已变成工业区的首脑机关了。地方虽然不大，却非常别致，优雅。它背依南山，没有北来的寒风，却藏住了南来的秀气。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溪绕过南山，汨汨流向海口。面前是浩瀚大海，伶仃、大铲诸岛壁立海中。远处，大海与天际一齐融化在雾霭中，无怪乎历代诗人吟叹这里“日照琼珠明岛外，风生麟角起云根”。“好地方，好地方！”客人们齐声赞叹着。乘着雅兴，老袁把客人引到一个高坡上，指点着说：“地基的西端是重工业区，中间是轻工业区，东端是化学工业区。南端那个小湾风景适宜，是住宅区、生活福利区和别墅区。”大家放眼望去，只见那小湾水波闪闪如银，海滩烁烁如金，岸边芳草萋萋，山坡绿树婆娑。海滨公路正在动工之中。老袁对客人们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现已具备了投资的基本条件。从现在起，我们欢迎大家投资办厂了……”

这里不搞“铁饭碗”！

客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们为工地建设高速度而感到惊讶，同时也对一些问题感到不解。

“请问，对这里的工人是不是也可以‘炒鱿鱼’？”广东话把解雇工人叫做“炒鱿鱼”。

“可以。”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工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合营公司就有权解雇他。我们这里不搞‘铁饭碗’，也不吃‘大锅饭’，雇用工人实行合同制。”

“这是明智的。”客人们赞许着，并且说道，“说实话，这里建设速度之快，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不久前，香港搞了一个面积比这里小一半的工业区（大埔工业村），但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里。袁先生，你们算是旗开得胜，值得庆贺啊！”

老袁摸了摸刮得青青的下巴，眯起眼睛笑而不语。是啊，你叫他怎样回答呢？曾记得，在解放战争末期，他带领了一支部队神出鬼没地来到蛇口海边，并和战友们在一夜之间解放了伶仃、大铲诸岛。那时，许多香港人士对他说：“兵贵神速，敬佩敬佩！”可是，为什么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反而对我们能快速地建设自己亲手解放的山河而感到“大大出乎意料”呢？想到这里，老袁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客人说：“既然我们能打下江山，当然也能高速度、高效率地建设我们的江山！”

这难道是老袁一个人的回答么？不。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里的创业者吧！

“老板！”

“老板”，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个贬义词，但在蛇口工业区却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人家本是老板，称之何妨？奇妙的是，工地指挥部的一个负责人也给外商和港澳同胞称为老板。当他第一次听见这样的称呼时，惘然地眨着眼睛说：“什么？老板……哦，哈哈！”他爽朗地笑着说：“我不是老板，我们的祖国才是老板，九亿人民是股东。对么？”尽管他再三

否认，可是总没摆脱这个“老板”的称呼。

“老板就老板吧，能够胜任地做个革命的老板，高速度的把工业区建设起来，倒也没枉却人家的心意。”他的同事们都这样劝说着。于是，工业区的副总指挥老许也只得被迫领情了。你说他不是老板么？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比真正的老板还要“老板”。那就是：他把早日建成我国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这一艰巨任务，百分之百地当作他晚年为党为人民的神圣事业。自从工地总指挥老张因需要返回香港招商局之后，他就把整个工地的指挥工作这副重担一个人挑了起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苦心经营，把工地建设这笔“大生意”越做越兴旺。你说他象老板嘛，却又非常不妥贴。要找他么？最好别去指挥部，因为他的身影多是在工地上，象和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当饭堂差不多要关门的时候，你大抵可以在那儿碰见他。

看，他风尘仆仆地走过来了。

“许同志，饭钵呢？”炊事员问道。

“哦？”老许从他那复杂的工作思绪中醒悟过来，“不用饭钵啦，把饭盛在菜碟上就行了。”待炊事员把饭装好，他就随便坐在麻石堆上，一边大吃大嚼，一边翻阅文件。

炊事员忍不住笑了：“哟，许同志，人家都叫你老板，我看你一点老板气都没有，倒象个当年的游击队员。”老许打了个噎，说道：“有什么办法？我天生就是打游击的。”

这倒是真话。早在四十年代初，老许在新界的故乡做新郎的第三天，便投奔到东江纵队里去打游击了，直至解放

后，夫妻俩才重聚于北京。按理说，被几十年战争风雨染白了两鬓的他，可以安安稳稳、舒舒服服享度晚年了，但是他毅然离开了可爱的首都，来到了遥远的蛇口工地——以前他打过游击的地方，做一条老老实实的开荒牛。他虽患着心脏病和高血压，但他从未把这些放在心上。每当同志们见他气喘吁吁在工地扑腾时，常心疼地说：“老许呀，得注意保重，年岁不饶人啊！”他呢，总是一笑置之。

可是，你以为他只会无休止地工作吗？不，不是的。稍微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他一有工夫就蹲在工地前的海滩旁边，独个儿欣赏起那几株藤蔓伸延，青翠欲滴的西瓜苗来。这里头，还有个故事是不能不写的。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之一老张带了几个助手离开了香港招商局，来到蛇口半岛作“开路先锋”。要打开加工出口区的建设局面，真是千头万绪。征地呀，勘探呀，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呀，大小事务纷繁如麻，使人眼花缭乱。他每天都顶着炎炎烈日，到处奔波劳碌。倦了，一掬山泉洗把脸；乏了，树荫底下躺一会。终于，他昏倒了，一次，二次……大家都设法劝他休息，可是他总是那么顽固：“人累倒了可以爬起来，但时间一旦失去，是很难追回的呀！我们已经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失去了整整十年时间了，难道现在还能让千金一寸的时间跑掉吗？”

有一次，老张等正大汗淋漓地在荒滩上勘察，水壶早已干了，大家渴得喉头直冒烟。附近的农民见了，特地送来了几个大西瓜。老张他们领了农民兄弟的情意，喝下了清甜的

瓜汁，并在那荒滩上留下了富于情意的西瓜种子。不久，种子萌芽出土了。大家非常高兴，拣了些蚝壳把瓜苗圈了起来，当作一个纪念。因为，它象征着开拓者不畏艰苦，四处为家的精神。

每当老许凝视着这几株西瓜苗时，心里就象深圳湾的浪涛一样。战友老张的身影，总是展现在他的眼前。

老张自五十年代起便到香港招商局工作了。他担任我国远洋轮船公司总经理，为我国航运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那十年浩劫中，他却被戴上“洋奴典型”，“李鸿章效仿者”等大帽子，从香港被召回广州揪斗，关进了牛栏，使他一个月体内重就掉了三十斤。他不明白：“难道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为祖国服务就是‘洋奴’？难道为了实现周总理的号召，铺起我国‘海上铁路’就是‘李鸿章效仿者’？不，不！”他气愤地拿起军用水壶，把里面的烧酒一古脑儿灌进肚子里……

他们最感兴趣是：Tvet Tvabe Zoht

一九七二年，老张重新恢复了工作。他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委托和信任，曾到外国访问、考察。富士山下的樱花，新加坡群岛绮丽的海景，他哪里有心眷恋？最能牵动他感情和思绪的则是“Tvet Tvabe Zoht”！

这就是外国人通称的“加工出口区”。

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特区，最早的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已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加工出口区。这是国际上一种通过设立专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增加就业，扩大出口，争取外汇的新方式。许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振兴本国工农业出口，得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效益。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加工出口区中，菲律宾的巴丹给老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巴丹加工出口区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在一条小渔村一千二百多公顷的小范围内建起了六十多间大小工厂和十多项服务设施，成了一个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的新型城市。仅一九七八年的出口额就已达达到菲律宾产品出口额的百分之十。近两年来，菲律宾工业品出口率的增长率约是百分之二十五，而巴丹出口区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七十五。鉴于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在马尼拉召开了世界加工出口区会议，特地组织到巴丹参观访问，并成立了“世界加工出口区协会”……大量不容置疑的事实告诉着人们，世界在变化着，前进着，而且速度是如此之快！老张心急如焚，辗转不安。但是他坚信，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怀着这种坚强的信念，老张回到招商局工作以后，便向招商局的副董事长老袁和总经理老金提出：我们也要搞加工出口区！一个人的想法，如果符合历史的需要而一经被提出来时，必然会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引起共振，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并迅速见之于现实。老张的建议马上获得老袁和老金的支持，获得人民的赞同和祖国的重视。